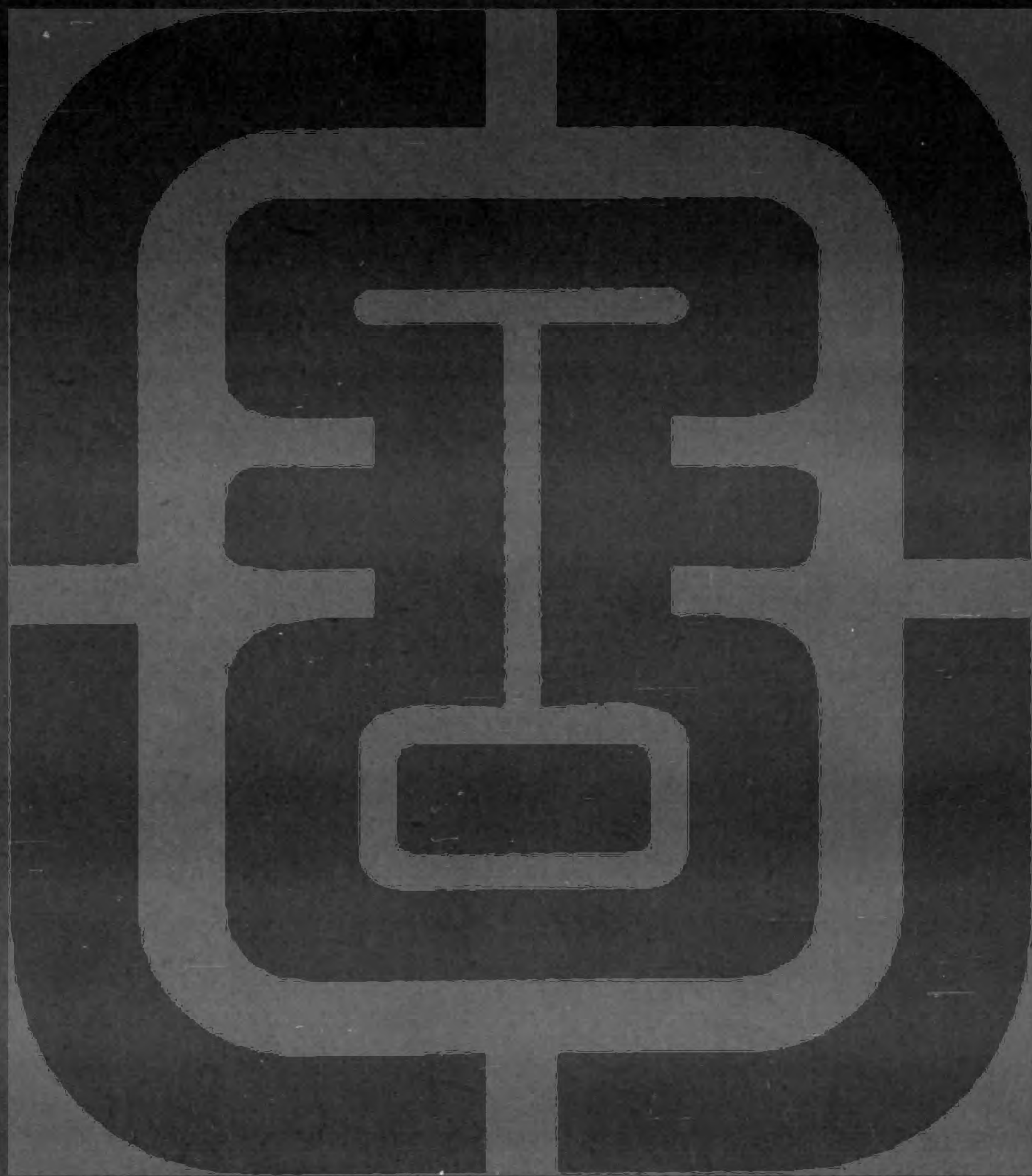


學海類編

第八十七冊



蕉山筆塵

明 淳安商 輅宏載著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
霸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
王亦有盟左傳周鄭交質是桓文前已有質穀梁傳
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康希仙相傳唐永徽三年爲睦州刺史自州昇仙嘗見
顏魯公撰海濮鏡房睦台六州刺史康希銑神道碑
載希銑自房州刺史轉睦州遷台州開元初入計請

致仕三年歸其鄉會稽郡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
以疾卒春秋七十蓋希仙卽希銑也昇仙云者好事
者妄誕傳之爾

趙德父金石錄有唐睦州龍興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
書開元三年二月 日立郡人朱霽藏其墨本蓋希
銑刺史時所作而劉幽求爲刺史時所立也有云叨
居紫綬之榮濫荷朱轡之寄自表其爲刺史時也文
詞謹嚴屬對親切而嶠之書尤工惜經火焚蕩碑亦
不存

高駢有題青溪方仙翁廟詩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
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
駢以唐室多故擅兵江淮乃篤意求神仙事任呂用
之等造迎仙樓爲寓鶴乘之作仙去狀每訪求神仙
遺蹟覲有所遇故爲此詩後爲畢師鐸輩拘囚而殺
之名列叛黨傳其求仙之效乃如此

圖經載嚴陵山水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
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若
汀洲見於杜紫微詩云杜若芳洲翠巖光釣瀨喧如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丁谿越嶂亦見于杜紫微詩云翠巖千尺倚溪斜曾
見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江梅遲見二年花
蔡天啓上牋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
闐寂一葉墮而亦聞莫不有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
杜紫微詩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
根獨未知錦峰繡嶺圖經何所據也

楊綰一相而郭中令頓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人謂儉
德所風一何化肖之速余以爲古人相成類有深意
卽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非

其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顧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
百僚正以成公權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矣

商君書第七篇以開塞爲名意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
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
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看來
鞅無他術惟有告姦一節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
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
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歟

嬉戲宮闈微過也日磔果於殺子賂醫醜后大逆也子

孟昏於庇妻卒之忍於子者榮施七葉不忍於妻者禍至族滅乃知日磾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纖續雖賤駢門裸質故幽風七月所急農桑執耒暫忘懸磬比室秉機或情無褐終年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至穀價貴賤古今有極懸者如唐元宗時數錢斗米而晉襄國大饑每穀二升直銀一斤侯景之變升米直八萬錢可以平準古今之民生矣

唐樊系為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

靖難詔而樓璉草之璉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矣乃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為志士仁人耳然不能覲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替以離合為驗後世鄙薄自相吳越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遭恆必由之譬有蛇於此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此生蛇也擊尾而首不應擊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旁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

此夫自斷而未誅者耳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既黜吐突承瓘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弃孔戣見其副章譴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涉外補卽此一事綠林豪客亦且掩口胡盧之矣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柱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禳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

軍士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嗚呼均一散財也散之於蚤易於見德瀕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且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噓炎祚之燼孔明事勢較子房爲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爲實其爲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或又謂我朝文成劉公開耒之功不減子房道術

相類特末節不及耳余謂漢高之豁達可以情求皇
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畱侯以
智全文成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語日以明示下者暗宋祖豁達洞微可謂英主徒以石
漢卿言外事信之不疑以張瓊之親任一旦中於讒
人之口搗碎瓊首又漢卿親爲之泰山在前而不見
僉王怙威而不覺起於一念好察之心爲小人所窺
流至此極也比知瓊冤漢卿者誅之可也而以薄責
償之悔過之心終不勝其好察之心故耳是故人主

戒於大察

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嘗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
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
甯暫遊此中哉及全忠之篡召爲禮部尙書不赴聞
哀帝弒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凜秋霜誠不虛耳
五代舊書至詆爲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稗史之謬
乃爾故是非衷於正史尙得十之八九馮于稗史希
不失實矣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

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顧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述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

昔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人嘗疑之不知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正當前五代革朝之際此等大興師

若委之一將安保無事自非親征不可也且太平興國之五年太宗以契丹入寇亦嘗下詔親征行至大名而戎主遁去故太宗詩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知古大臣行事固非草草胸中先有成筭而更效法前王使人主斷然行之而不疑也彼以孤注傾萊公者豈定論哉

貞觀初有語太宗佯怒以試佞人者帝善其策而不用曰吾以誠待天下也誠字恐帝亦未必然若人主果誠真心要百姓富足要百姓賢孝無一些差歧念頭

求多於百姓天下士大夫之精神自然收束到這上面來雖欲爲佞亦不可得譬如作家子必不惑於游冶只爲念頭誠切耳若念頭不真只要別人替我作得好看致佞之道也佞者必巧又安可以佯怒得耶稽侍中蕩陰之死議者謂忠矣未孝也侍中亦何喙以謝天下萬世然實山濤悞之也侍中初不仕晉豈不雅類王褒濤乃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况於人乎夫天地四時有消息忠臣孝子負不共戴天之讎亦有消息乎紹于時宜不聽濤既已聽濤而委質於人則

蕩陰安得不死紹仕傷義非死傷勇也叔夜絕交之書見濤早矣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贓耳包樞密知開封府上任日眾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贓法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周茂叔年少時不爲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爲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於陳忠肅公羅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可想見三君子闇

然爲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使
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東漢宦者如鄭眾一心王室呂強清忠奉公唐末如張
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
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權實自眾始
承業以莊公之篡爲悞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
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豎未
爲不知人

嚴陵自六朝以來皆爲封建之地宋孝武帝封其子爲
新安郡王而文帝孫延年遂紹其後蕭齊海甯恭王
亦封新安梁文帝子禹陳文帝子伯固亦皆建國于
茲唐太宗封其孫徽而宋太宗以皇弟領防禦使陞
建德軍節度使宣和三年高宗以皇子領遂安慶源
軍節度使理宗以外戚楊谷封新安郡王寶祐五年
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
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鎮愈爲增重蓋南
朝都于金陵南宋駐蹕臨安皆畿輔重地也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元至元嚴州志朱池因朱買臣鑿池滌硯得名世稱唐李頻文其碑謂吳王濞舉兵西鄉帝出師征討民不遑居買臣逃難至此按漢書景帝二年吳王濞舉兵敗走丹徒保惠越後十二年而武帝立之十五年而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時買臣因邑子嚴助石晃拜中大夫論築朔方事誄宏且以是年五十歲其負束薪

歌謠道上時爲四十歲在吳王舉兵後則因逃難而居此爲可信今幽徑山有漢會稽太守朱買臣墓距朱池五里蓋買臣爲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擊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而葬在此地者當是其子山相護其喪來葬此山也蓋富春在漢初隸會稽後乃分隸吳郡而此則富春之地又桐廬縣東南十五里有朱家橋橋畔有朱一郎廟亦其遺蹟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攜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畱得

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四湖舊相傳漢光武微時避王莽之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時光武號白水真人後人因以名湖湖上有張一郎西邨廟邑人姚建和詩云底事名為白水湖世傳文叔困窮途冕旒未入黃金殿圖讖先占赤伏符高獲數能推六甲嚴

光終欲老三吳飛龍已向河陽去千載令人仰聖謨其傍有白水邨隔江又有龍伏邨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為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為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杜牧之自睦州刺史入為司勳郎史館修撰以書謝宰相云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氛昏漸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惟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援自汙泥升于霄漢卻收斥錮令廁班

行仍受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
警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無以過
此又除官歸京詩有云豈意簾飛鳥還爲錦帳郎嚴
罔上游名郡山水之鄉素非惡地而牧之又以疏直
乃怏怏不平如此豈不過甚矣哉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歿而懿
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篡本成矣

傳燈錄載陳尊宿法嗣二人其一睦州刺史陳操其一
嚴陵釣臺和尚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而錄操語有

與僧論彈自擲云操罪過及齋僧操自行食按刁衍
記載睦州刺史名姓甚備又元和姓纂皆無陳操以
時考之當是陳晟或後改名操爾傳燈錄所載蓋不
足信也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
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
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
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
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冉郎中詩云志業過元宴

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
空畱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
不傳矣

嚴陵雜志云施肩吾以長慶中隱洪州西山學神仙嘗
遺徐凝書題其後云西山學仙者施肩吾頓首徐五
處士詩仙執事其意欲凝以學仙也後不著其所終
今詩集標曰施仙翁其及第告標曰施真人蓋後世
以仙名歸之謂爲美稱也

施肩吾徐凝皆分水人復同時阜祐中孫陳倩爲肩吾

集後序謂肩吾出於延招徐凝居於柏山二邨以施
徐爲名而宗裔甚繁今觀施氏所藏肩吾及策告則
云桐峴鄉寶成里縣境不復有此鄉當是後世改爲
延招耳

范文五公年譜云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
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
淮上遇風詩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在桐廬與晏
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
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

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帥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寄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又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駿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干像張堂之東壁夏六月徙蘇州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

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旦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閒庶得議獄之意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載陸羽與李秀卿論水第爲二十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十九又載劉伯芻言曰凡較水與茶宜者有七等而以楊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不與焉又新自謂嘗挹而比之誠如其說又客有熟于兩浙者言刺永嘉過桐廬至嚴子灘其溪至清水色深翠家人常用

陳黑壤茶潑之皆至芳香又以前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冷遠矣又新記云爾今城北玉泉出烏龍山麓其水甘香尤宜茶殆所謂乳泉石池漫流者也惜乎前此未有稱之者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國作銀鑪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喧索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北城是也諺云行陣之間不厭詐偽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趙元得盜於儔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於眉睫閒耳此幾於古之色聽者較諸筆楚孰優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

觀其顏色不直則赅三曰氣聽觀其聲臆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
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卽有神奸不能
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以鈎距伺察得
人之情以羅織鉅筭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疏
以此求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余嘗謂眞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
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
二傳卽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

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
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
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
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王彥章曰人死畱名豹死畱皮壯哉言也其志士之思
乎彥章一日在梁一日不亡兵敗被俘延頸就死不
可不爲濁世一強男子歐陽子深取之謂五代一人
特爲立傳又贊其畫像嘖嘖不置口嗟乎蜚廉惡來
紂之忠臣殷之賊也典韋龐德操之忠臣漢之賊也

朱溫淫毒慘穢爲亂臣賊子冠章以鷹犬之才利其腥膻之養力屈而死特唐代戮人耳譬之虎豹豺狼恣其吞噬一遭羅虞猙獰咆哮猶有猛氣何足憐也永叔獨於斯人取之何也溫公常帝梁矣帝梁則彥章之死當與顏真卿比光何怪乎永叔之愛之也永叔之愛悞之者溫公也

大歷閒秋潦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意主掎克因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

藻言更遣御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萬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然猶心切民隱又况咨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虛民之生亦可恫矣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古人厚道乃爾今人視官廨直傳舍去如脫蹤誰爲修之者

蕭穎士郊遊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爲王尚書也日日造謝尚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於一第未乎果終於揚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於大達難矣尚書之言可爲輕薄少年之炯鑑

蔡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青力也而龐穎公實成之不然襲蔡之期告如晉公一沮格何韓絳之入諫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

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之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之者成之也養之弊常在大臣激之弊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摸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沈天師宋均之取公嫗於巫家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並有許大識力見或不真中情稍怯此定不能姑姪子母孰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

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
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間猶相篡奪况在姑姪豈得委
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甯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
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
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
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
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京本大迴瀾之
古人以赦爲奔馬之委轡又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故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矣抑書有之眚災肆赦

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則赦令不失爲好生盛世時
一行之未爲不可也當時露臺密議遽騰里巷而候
脈復生適宜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
昊彼謂無赦爲刺沮之痤石者毋乃刑名家深刻之
緒論乎

灌園處士計敏夫曰樂天薦徐凝屈張祐論者至今鬱
鬱或歸白之忌才子讀皮日休論祐元和中作宮體
詩詞比興豔發皆當時輕薄之流態其才合諫得譽
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

怨謫時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祐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不羈之狀往往見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干學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反其詞蓋邨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蓋可知矣樂天以實行求士荐凝而抑祐理固然也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李文桐廬人善詩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返好讀書夔夔子山深器之嘗作林泉讀書圖云深林颯颯無人到卻是秋風落葉聲拋卷出門聊倚杖且看山下白雲生劉伯溫和云茅屋秋風黃葉裏隔溪聽得讀書聲松蘿蔭密無行處更有晴雲滿路生元季多故江浙行省以便宜行事令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栗夫等遊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竟以詩文終所著有近山集

酒者有武山梨
 栗夫等題金華山中
 燕然許陳代之懸景以指文
 滿前谷以題道行
 會意賦謝主戰捕不錄
 登與指
 經外蘇蘇密世
 旨賦更育
 却雲滿
 戲生
 元李
 定
 坊
 耳
 衣未
 隱
 前
 題
 呼
 云
 萃
 氣
 解
 風
 黃
 菓
 寒
 湖
 到
 龍
 舒
 蘇
 書
 所
 出
 四
 卿
 尚
 林
 且
 齊
 山
 不
 白
 要
 元
 山
 采
 器
 多
 高
 竹
 村
 宋
 詩
 同
 六
 第
 林
 風
 風
 無
 入
 之
 人
 與
 吳
 謝
 第
 室
 未
 精
 矣
 時
 有
 惑
 故
 前
 書
 難

井觀瑣言卷上

宋 閩南鄭 瑗 著

古文書雖有格言而大可疑觀商周遺器其銘識皆類
 今文書無一如古文之易曉者禮記出于漢儒尚有
 突兀不可解處豈有四代古書而篇篇平坦整齊如
 此如伊訓全篇平易惟孟子所引二言獨艱深且以
 商詩比之周詩自是奧古而商書比之周書乃反平
 易豈有是理哉泰誓曰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
 祭無益謂暴無傷此等皆不似古語而其他與今文

復出者卻艱深何也趙岐杜預韋昭賈逵鄭康成馬融服虔輩皆博洽之儒不應皆不之見也又今文原有二十八篇何故孔壁都無一篇亡失誠不可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于野乎蓋古文書在漢不列學官歆雖尊信亦但以爲愈于野而已予嘗論書與孝經皆有孔壁古文皆有安國作傳而古文書至東晉梅賾始顯古文孝經至隋劉炫始顯皆沈沒六七百年而後出未必真孔壁所藏之舊矣

尙書辭語贅牙蓋當時宗廟朝廷著述之體用此一種奧古文字其餘記錄答問之辭其文體又自循常如左氏內外傳文雖記西周時諫諍之辭亦皆不甚艱深至載襄王命管仲受享與命晉文公之辭靈王命齊靈公景王追命衛襄公定王使單平公對衛莊公使者之言魯哀公誅孔子辭其文便佞屈如書體禮記文亦不艱深至載衛孔悝鼎銘便佞屈凡古器物諸款識之類其體皆如此又如左氏記秦穆公語皆明白如常辭及觀書秦誓文便自奧古至漢齊王閔

燕王旦廣陵王胥諸封策尙用此體他文卻不然如
今人作文辭自是一樣語錄之類自是一樣官府行
移又自是一樣不容紊雜予嘗疑孟子父母使舜完
廩一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楚辭曰豈不鬱陶
而思君兮亦是用其語
歐陽文紆徐曲折偃仰可觀最耐咀嚼荆公文亦高古
意見超卓所乏者雍容整暇氣象爾曾子固文敦厚
凝重如秦碑漢鼎老蘇一擊一刺皆有法度東坡胡
擊亂刺自不出乎法度

史記序篇多用四言韻語班史因之范史無序篇故每
篇論斷之外別有四言贊小司馬作史記索隱乃倣
范史而補其贊不亦贅哉

史記遊俠傳曰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于世豈若
卑論儕俗與世浮沈而取榮名哉觀是數語太史公
淺陋大率如此然漢儒自董賈之外多是此等見識
史記奇崛處多出戰國策淺俚處多是褚少孫所補
後人輒以咎子長亦失考之過

古史謂莊子讓王盜跖說劍諸篇皆後人羸入者今考

其文字體製信然如盜跖之文非惟不類先秦文亦不類西漢人文字然太史公以前卽有之則有不可曉者嘗觀其前如馬蹄肱篋諸篇文意亦凡近視逍遙遊大宗師諸篇殊不相侔竊意但其內七篇是莊氏本書其外雜等二十六篇或是其徒所述因以附之然無可質據未敢以爲然也大抵莊列書非一手所爲而列子尤雜

仲舒本原處勝賈生賈生用處卻勝于仲舒楊雄韓愈體用俱欠王通有體有用但粗淺耳董賈之言卻是

從胸中流出韓子力追古作雖費力而不甚覺楊氏法言王氏中說所謂刻木爲鵠者也

韓平淮西碑惟敘憲宗命將遣師處是學尙書舜命九官文法其餘敘事不襲書體而森嚴可法其詩亦自成一家不規規於蹈襲風雅必如是然後可謂善學古作元和聖德詩亦自是其五七言諸體氣象如淚落入俎通達今古等語殊拙鄆州溪堂詩音格頗古國朝宋潛溪文工於擬古燕書四十篇比龍門子蘿山雜言頗勝誠意伯詩詞好文亦簡健藏機蓄謀如其

學海類編
四
爲人所著郁離子見識亦高非龍門子之比蘇平仲
用意太苦遣辭太繁縟不可法王子克文精密但氣
弱方希直志高氣銳而辭鋒浩然足以發之故其文
奇峻有光燄真近世豪傑之士楊東里文典則無浮
泛之病雜錄敘事極平穩不費力梁用之豐贍委曲
亦當代一作家曾子啓詩佳處不減崑體李布政昌
祺人多稱其剛毅不撓嘗觀其所著運甓詩橐大抵
浮豔不逞不類莊人雅士所爲所謂棖也慾焉得剛
者也

宋之得統在太宗平太原之歲此四明陳子經本晦翁
語錄而書未易輕變也遼金之始外國也乘史筆者
當以匈奴突厥之例待之其君書名書死而附見其
年號于君死之下使後有考證宋室南度金據中原
則進金比于劉后符姚書主書卒分註其年于宋統
之下西夏小蕃亦當黜其年而附見之元初起亦依
遼金初例旣滅金則亦進之如金之例祥興旣亡然
後帝之可也或欲始終黜元如王莽武曌則已甚矣
使光武不中興中宗不復辟君子豈能終抑莽曌于

分註邪

古史家凡閨門醜惡之事人所羞稱而厭聞者莫不備著如左傳載衛宣公齊襄公等事史記漢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皆是蓋使人知為不善于由聞之中而不能掩萬世之直筆如此庶乎知所戒矣仲尼剛詩牆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皆存而不削而楊龜山所謂載衛為狄所滅之因是也南北史臣亦識此意下至金史猶備載海陵煬王淫亂之事腥穢雜猥莫甚于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亦是一病至于紀傳表

志但篇首作序而每人不加論斷蓋曰著其事實以俟後世之公論耳此謂能脫因襲之弊可為後世修

史之法

孟子說道理明白正大但比孔子猶失之粗荀子言語暗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孟子是從大路上行荀卿未是從旁蹊曲徑裏尋路頭字可批而前答眼淋意對世儒非孟子者大意謂周王尚在孟子不當勉諸侯以王業辨之者不過謂當時天命已改雖代王革命無傷也是固然矣然當時諸侯已皆自稱王孟子不過

勉之行仁義以救民天下自悅而歸之使衰周末亡則亦因而存之令從杞宋之列耳初未嘗勸之伐周而代王也亦何傷哉

朱子謂張子韶解中庸得一字可推而前者則極意推之不問至于何所與可行不可行也今世說經皆坐

左傳法度森嚴辭氣古雅而整暇不迫馬遷才豪故敘

事無倫理

魏其武安等傳乃太史公所親見故敘其爭構之事最

詳

宋潛溪該博羣書才氣汪洋不竭學者靡然尚之但于

吾儒性命之學不甚理會卻好去理會異教然亦只得其言語皮膚之末雖平日著書立言自任不為不

重終是泛博其文亦多浮辭勝理所著龍門子尤鄙拙亂道為蘇平仲作文集序譏近世為文者合喙比

譬不能稍自凌厲以震蕩人之耳目此是其本趣發見處故凡其所作大抵只是欲凌厲以震蕩人耳目

而已

各處方言亦有暗合古韻者亦有暗合字義者如吾鄉
謂來曰釐謂毛曰膜此暗合古韻者謂日曬曰曝謂
雨淋曰沃此暗合字義者

宋史筆斷依阿全無發明劉氏宋論勝之然有不厭人
心者如論太宗之事而援其不逾年改元爲狀其兄
之證且謂名其年曰太平言致治由我也曰興國言
創業由我也夫年號或出臣下所議定未必太宗目
製籍令果出太宗則既親行弑逆掩諱文飾之不暇
矣又名其年以陰播其事于天下豈人情哉豈人情

哉

歐公謂晉無文章惟歸去來辭東坡亦謂唐無文章惟
盤谷序予謂歐公固不易之論坡老之言則有未諭
者唐諸家文姑勿論只以昌黎文觀之亦未必都無
一篇可比盤谷序也金儒王從之嘗病歸去來辭前
想像後直述不相侔謂盤谷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
韓愈似不相識其言亦有理

屈原遠遊曰羨韓眾之得一一本眾作終史記始皇本
紀云始皇使韓眾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藥又云韓

眾去不報是果一韓眾歟則信能長生不死矣予意
眾蓋古之仙者本紀所載必迂怪之士因始皇好神
仙而假托其名以肆欺誕耳未必屈原所指之韓眾
也若列仙傳載韓眾乘白鹿從玉女則意好事者所
傳會不足爲据

宣和博古圖成於宋道君朝王黼輩之手凡銘識有乙
辛癸己等字者皆定以爲商器其無銘識者亦強指
爲商周物其彝舟總說云國家積德百年之後講明
禮樂取攬前代遺製而範金之堅多出於僻陋潛壤

之奧者四方來上如鐘鼎尊壺之類動以百數予謂
以道君之好博古而重以蔡京王黼童貫朱勔等之
巧求曲飾以愚媚其君受命鎮國二寶尙不難於假
托撰造况其他乎然則四方所上固難盡信矣且古
人觶觚尊爵簠簋之類雜用陶梓未必皆範銅爲之
也其的然可信者如齊侯鐘晉姜鼎宰辟父敦等器
款紋形製字畫辭義皆非後世所能爲者則非誣也
楊雄曰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劉後邨謂雄
語本呂覽一龍一蛇與時俱化之語予謂雄語蓋本

繫辭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然美新仕莽犬羊之可
羈耳龍蛇固如是乎投閣幾死尚爲得存身之道哉
袁紹檄豫州曹操檄江東將校部曲其末皆云如律令
李善註言當履繩墨動不決律令也呂延濟謂賞賜
一如律令之法二說小異然大槩皆近之今道家符
呪類言急急如律令蓋竊此語李濟翁資暇錄乃謂
令讀爲零律令雷部捷鬼善走故云如此鬼之疾速
其說怪誕不足信

綱目分註記南漢官宦之橫云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
狀頭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宮以求進者由
是宦者近二萬人貴顯用事大抵皆宦者也王行卿
集覽解自宮引呂刑宮辟爲據云己自割勢求爲宦
官也近時陳伯載作正誤乃破其說謂自宮以求進
用非求爲宦官也予按通鑑自宮求進者下云亦有
免死而宮者又按齊桓公曰豎貂自宮以近寡人管
仲以爲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今分註先言羣臣
皆下蠶室後言宦者近二萬人則集覽之說是矣而
伯載非之何也自宮求進猶范曄言腐身熏子以自

街達云爾
今人以干求請託爲鑽班孟堅賓戲曰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季周翰註鑽者取必入之義如以鐵鑽之也
今人以見陵於人爲欺負漢書韓延壽待下吏恩施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此鑽與欺負語所本

尙書之辭有極難曉者鳩僝功弔由靈之類有極易曉者不敢含怒在家不知之類有極繁者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之類有極簡者如初如西禮之類有對

語者番番良士仡仡勇夫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天烈之類有參差不對者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之類

今人呼酌酒器爲壺餅按唐書太宗賜李大亮胡餅史炤通鑑釋文以爲汲水器胡三省辨誤曰胡餅蓋酒器非汲水器也餅瓶字通今北人酌酒以相勸酬者亦曰胡餅然則壺字正當作胡耳

史炤釋通鑑多謬天台胡三省辨誤多所考正遠勝諸家之註然頗有引證欠明備者如晉太和四年郗超

言頓兵河濟史氏云河濟皆出王屋山固疏胡氏乃
謂河出橫石濟出王屋此河濟之發源夫積石河之
見處非其發源也唐真元元年盧杞過赦量移長史
陳京趙需等爭之德宗大怒左右辟易京顧曰趙需
等勿退史以京顧爲人姓名胡譏其不識文理是矣
予按柳子厚撰秘書少監陳京行狀云上將復前爲
相者公率其黨爭之上變於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
大呼曰趙需等勿退遠進而盡其辭焉唐史蓋因此
文炤之謬蓋彰矣大中二年王皞曰憲宗厭代之夕

事出曖昧史以厭爲厭魅胡云厭代謂升遐言厭薄
人世是也然厭世字本出莊子千歲厭世去而上仙
之文唐避太宗諱改世爲代而胡不明言其故又漢
黃瓊上疏曰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真僞清徵本出楚
辭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胡亦失於引證
孫權上書稱臣於曹操稱說天命操曰是兒欲踞吾
著爐火上邪此蓋操知權尊己非出於誠特欲噉己
速成篡計使諸雄得指以爲辭故云踞吾著爐火上
若曰速吾禍敗云爾胡乃云漢以火德王權欲使操

加其上似無此意北齊王高緯遊南苑從官賜死者
六十人賜死本喝死之誤胡以淫刑以逞釋之唐李
泌請以書約回紇每使來不過二十人印馬不過千
匹按唐書本作市馬謂與回紇互市之馬也通鑑市
誤作印胡引六典諸監馬印爲說亦失考也寶歷初
牛僧孺出鎮武昌過襄陽襄陽帥柳公緯戎服出候
曰奇章公甫離台席重之所以尊朝廷也胡註牛宏
相隋封奇章公僧孺其裔孫故唐人以稱之予按唐
書僧孺在敬宗初嘗進封奇章郡公今武昌有奇章

閣奇章亭皆爲僧孺而名非特以牛宏之裔稱奇章
公也此其欠明備處其他所釋頗多騁浮辭如解高
澄父喪起舞而曰祕喪不發死肉未寒忘雞斯徒跣
之哀縱蹀躞飲飲之樂之類殊非箋解之體

太公六韜黃石公三略李衛公問對皆僞書也宋戴少
望作將鑑論斷乃極稱三略通於道而適於用可以
立功而保身且謂其中多知足戒貪之語張良得之
用以成名謂問對之書興廢得失事宜情實兵家術
法燦然畢舉皆可垂範將來以予觀之問對之書雖

學海類編 卷上 井觀瑣言卷上 三 言
偽然必出於有學識謀略者之手朱子云問對是阮
逸偽作三略純是剽竊老氏遺意迂緩支離不適於
用其知足戒貪等語蓋因子房之明哲而爲之辭非
子房反有得於此也蓋圯橋授受之書亡矣此與所
謂素書皆其贗本耳如曰高鳥死良弓藏敵國滅謀
臣亡亡者謂廢其威奪其權也皆取諸舊史而附會
之痕跡宛然可見而戴亟稱之無乃未之思與或謂
漢光武之詔已引黃石公記柔能勝剛弱能勝強之
語則此書之傳亦遠矣

元魏石刻有大代修華嶽廟碑歐公集古錄跋尾云魏
自道武天興元年議定國號羣臣欲稱代道武不許
乃仍稱魏是後無改國稱代之事今魏碑數數有之
碑石當時所刻不應妄但史失其事爾由是言之史
家闕繆多矣予於史學非長故書之以待博學君子
愚按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
則當時雖未嘗改國稱代然二號固嘗並稱矣

隋李諤病當時文體輕薄上書論之略曰競一顧之奇
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

是風雲之狀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丱未窺六甲先
製五言諤誠欲變時文之陋宜自爲渾厚爾雅之辭
今書辭駢儷淺鄙乃爾尙何以譏病時輩爲哉

汪克寬綱目考異殊無補於書法徒加支離耳夫呂后
止稱制故猶書太后武后已革命故黜稱武氏王莽
男子也故書名武后婦人也故書氏綱目之極衡審
矣汪氏乃謂呂后當稱呂氏武后當稱周墜不達甚
矣唐中宗景龍元年太子重俊殺武三思武崇訓綱
目書重俊起兵誅三思崇訓宜矣汪氏卻云此起兵

討賊而罪人未得但當書討不當書誅且分註明言
殺三思崇訓于其第汪氏曾不之考而輕於立說何
哉

是風雲之狀於是而變乎
 製古言譯說似定其人之
 今書辭辨能淺亦以
 汪克爾綱目考異外
 止制制政制書太
 與子也故書各
 楚江氏以謂居
 樂三思樂順于其樂
 補補補人未

井觀瑣言卷中

宋 閩南鄭 瑗 著 未

讀朱子書渾是平穩正當道理學者方是著實下手處
 餘人之文卑者只是理會微文碎義高者大抵張皇
 捉摸使人驚眩無所從入

孝經天經地義章其本文云則天之明因地之義以順
 天下故朱子定為釋以順天下之傳而吳草廬章句
 更為釋教之所由生君子之教以孝章本文云非至
 德其孰能順民如此其大者乎故朱子定為釋至德

學海類編
以順天下之傳吳氏因之是矣教民親愛章本文只
結之曰此之謂要道朱子定爲釋要道之傳又何疑
哉而吳氏以爲兼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之意愚謂
吳氏誠有功於孝經但不若朱子之行其所無事矣
東坡勝相院記云治其說者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
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
而已矣此數句頗說盡近世禪學自欺欺人之情狀
然蘇公終身陷溺其中而不自覺其說道理亦未免
蹈此病目睫之論信哉

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母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
人疾莊后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註以爲楚
沈諸梁按此文今見汲冢周書祭公解蓋祭公謀父
疾革時告穆王之言故曰顧命葉當是祭字以字形
相似而誤

宋景文公筆記曰古者牛惟服車書曰肇牽車牛易曰
服牛乘馬漢趙過始教人用牛耕王弼傳易曰牛稼
穡之資是不原漢始牛耕之意吾宗夾漈先生亦云
求之六經古牛惟以服車不用於耕否則用以祭祀

而已又否則如田單縱火齊王釁鐘而已以牛爲耕
秦漢以上未聞也按孔門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馬耕
亦字子牛而古犁字亦從牛故上虞李衍爲牛耕不
始於漢子意牛耕之利古亦有之但不如後世之廣
耳或曰農耕旣獲以牛服箱又草人糞壤駢剛用牛
耕之字牛義取諸此未知是否

柳子厚貞符劾司馬長卿封禪書體也然長卿之諛不
如子厚之正子厚答閒劾東方曼倩答客難體也然
子厚之慙不如曼倩之安

汲郡城北有比干墓偃師縣西北亦有比干墓唐開元
中偃師人耕地得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
萬世之藏茲焉是寶子觀其文奇峻勻麗與三代鐘
鼎彝敦諸款識不類辭語亦不似魏晉以前文字其
出於後世無疑歐公集古錄不收此文其鑑別精矣
不宜與石鼓詛楚文並刻

朱子謂史記疑當時不曾得刪改脫藁今考之信然如
吳起傳魯人或惡吳起其中曰起之魯學兵法以事
魯君魯君疑之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則是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棄衛夫魯人惡起於其君卽不應面稱魯君或曰是
蓋魯人私惡起而魯君聞之耳政使如此則魯人自
言亦不應泛稱之魯事魯君也此等處亦多是其未
曾修改之驗郭解傳始言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
中間複出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八字酈生傳始述生
入見沛公之事矣及朱建傳復云初沛公引兵過陳
畱酈生踵軍門云云而所言各異此疑太史公以所
聞不同而并著之如國語所記句踐滅吳戰國策所
記中山陰姬之事耳然彼雜書旁探泛採自不相妨

此參合眾說彙括爲博不當彼此互異其辭疑褚先
生或後人所附益則不可知

平陽史氏伯璿亦近代博考精思之士然揣摩太甚反
成傅會所著管窺外編其持論多無一定之見如論
天地既謂天屬氣地屬形形實氣虛氣能載形虛能
載實而主邵子有限無涯之說矣復謂天亦有非虛
非實之體以範圍之內爲勁氣所克上爲三光所麗
既主朱子天外無水地下是水載之言而謂天包水
水載地地浮於水上矣復疑地不免有隨氣與水而

學海類編 卷中
言文
動之患必不能久浮而不沈而謂南樞入地處必有
所根著與天體相貫通論月食既疑先儒月爲日中
暗處所射之說而主張衡暗虛之說以爲暗虛只是
大地之影矣復疑影當倍形如此則月光常爲地影
所蔽失光之時必多而謂對日之衝與太陽遠處往
往自有幽暗之象在焉旣謂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
不盡日光散地出外而月常受之以爲明是本沈括
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之言矣復謂月與星皆是有
光且月體半光半晦月常面日如臣主敬君北其光

所以有盈虧之異論置閏旣謂置一閏而有餘則畱
所餘之分以起後閏置兩閏而不足則借下年之日
以終前閏矣復謂置閏之年其餘分未必無餘而不
可有所欠論日月之運旣主橫渠天與日月皆左旋
之說而謂日月與天同運但不及其健則漸退而反
右矣復自背其說而有二人同行之喻謂歷家右轉
之說自有源流末可以先儒所學之大而小之凡此
等處屢言屢變乍彼乍此進退皆無所據其曰天有
範圍地有根著則近於無得之妄談而淪於小智之

私矣。臣敬君與二人同行之譬，尤爲不達事理。大抵天地日月之理，雖亦格物窮理者所當理會。然旣未可目擊，難以遙度，則不如姑以先儒所已言者爲據。暫且放過，而於天理人事之切近者致詳焉，可也。苟於此用心太過，則牴牾愈多，且終不能以豁然而無疑也。

商周改正朔之說，張敷言分史冊所用民俗所用二項，爲言極好。蔡九峰陳定宇諸儒偏主一說，各有所礙，終不可通。張氏此說足爲前輩解紛疑，得事理之實。

然朱子答吳晦叔書已嘗曰：或是當時二者並行，惟人所用，則張說亦有所本。

孝經三才聖治事君章，本竊左傳子大叔北宮文子季文子之言，而或者反謂傳者竊經爾雅如切如磋等云。本竊禮記大學之文，而或者反謂記者采爾雅之辭，諡法經天緯地曰文等云。本竊左傳成鱄之言，而或者反謂成鱄倣諡法之體。鷓冠子貪夫殉利等云。本竊賈誼鵬賦之詞，而或者反謂誼賦盡出鷓冠子子華子。今世之人一段本竊韓文柳子厚墓志之意。

而或者反謂退之此文出子華子世儒知有古近而不知有僞真類如此可發一笑

楊子雲擬論語作法言未須論其意義深淺但考其辭語亦足見其故爲險艱痕跡不可掩矣論語無意爲文而自粲然成文故不厭語助字之多如女得人焉爾乎六字爲一句而助字處其半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十五字爲二句而助字處其九而法言乖離諸手圖徽蠶迪檢押弼中彪外雉噫等語至不可屬讀論語云請問其目而法言但云請條

論語或問子產問子西問管仲三問字繁而不殺自是文理當如此而法言中或問霍光王翦竇嬰灌夫聶政荆軻但曰霍曰翦曰竇灌曰政也軻也豈復成文理哉此類不可勝數識者觀之不獨太元可覆瓿矣其言曰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其意以爲聖經亦只是欲使人難知耳殊不知聖經明白易簡初豈有意爲艱深之辭哉其不易解者特古今文體有不同耳雄說陋矣

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則禽亦可謂之獸禮記曰猩猩

能言不離禽獸則獸亦可謂之禽五行有木而無草則草亦可謂之木洪範言庶草蕃蕪而不及木則木亦可謂之草

韓昌黎與歐陽六一皆以文儒道者其事跡亦頗相類故韓之知己有裴董而歐之知己有富韓與韓並稱有柳子厚與歐並稱有蘇子瞻又如韓有孟東野而歐有梅聖俞韓有文暢高閒大顛而歐有惟儼祕演惠勤韓有樊宗師李翱張籍皇甫湜賈闓仙而歐有尹師魯石介謝絳蘇子美石曼卿恰恰相當亦奇矣

歐公濮議謂其久參大政覬覦相位而爲是迎合之計嘗觀前輩謂濮議初不出於公而臺諫有言公獨力辯故議者指公爲主議之人公未嘗辯唯曰今人以濮議爲非使我獨當其罪則韓曾二公宜有愧於我後世以濮議爲是而獨稱我則我宜愧於二公公又自撰濮議四卷悉記當時議論本末甚詳其序文至以夷齊自許則歐公於此議蓋執之終身初非爲覬覦相位而發明矣又王介甫之立新法蓋自其未得志時爲兼并之詩已歎利柄倒持與俗吏之不知方

學海類編
言述
俗儒之不知變及其得志乃專以操利權抑兼并爲先務其意以爲不如是不可致唐虞三代之治故行之不遺餘力然其心術之偏又悻戾自用故卒至於敗壞天下而績用弗成也今謂其措意專爲破遼復故疆而設則恐非事實矣朱子云介甫亦非先立此意以壓諸賢只是見理不明用心不廣故至於此此論最公學者考之

唐元宗開元二十四年八月壬子千秋節羣臣獻寶鑑張丞相九齡獨述興廢之源爲千秋金鑑錄上之竊

意其書必備述前世人主仁暴奢儉明昏之實及任用忠邪賢否之故雖文字之體未必雅純然必深切著明足爲百代人主之明鑑也惜其書不可見而今曲江所刻本乃庸瑣誕妄全類淫巫瞽史之說蓋自古僞書未有陋於此者或者猶喜談而樂道之以爲公預知安史之變何異兒童之見

前漢書凡史記所已具者皆仍其辭而不變但稍刪潤其重複而已此班氏信而好古不喜立異處可以爲萬世法老蘇乃謂彼旣言矣申言之何益則非也至

司馬遷揚雄二傳亦仍其自序之文而曲記其世系之詳則過矣貨殖傳仍敘范蠡子貢至巴寡婦清名書曰漢而泛及異代之事非例也古今人表亦不宜作

綱目書曹操責孫權任子權不受命蓋欲其遣質子而權不遣也尹起莘發明乃謂操負多罪乃欲越江漢而責人所謂有諸己而欲非諸人者此似不考文義之過其引春秋公及齊侯平莒及郟莒人不肯爲比然宣公平莒及郟欲釋二國之搆怨操責任子欲求

成於權耳亦非比例南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廢其主義符而弑之及文帝立能正其弑逆之戮而不德其迎立之私宜書討誅以明帝心綱目乃誤書討殺尹氏求其說而不得乃謂宋主下詔暴其殺二王之罪而不正其大逆之謀使羨之等罪止於殺二王則討而殺之足矣予按宋書元嘉三年之詔首云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又云羨之等實受顧託任同負圖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醜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如此而謂

學海類編
不正其大逆之謀可乎大抵不考本末輕於立論而欲得書法之意見是非之實難矣

尹氏發明學胡氏春秋傳劉友益剛日書法學公羊穀梁傳書法文甚峻潔似勝發明但有因本文之誤而曲爲之說者如東晉晉王保故將陳安降漢先是漢改號趙矣此猶書漢誤也考之提要漢正作趙初無他義書法謂書漢所以志仇國而爲安惜唐永王璘反肅宗命高適討之其書上皇遣誤也書法謂不以肅宗王之所以著自反不縮之戒皆鑿也又唐諸臣

狄仁傑郭子儀李光弼等有卒書謚者亦誤也又皆各爲之說可謂求索之過蓋綱目簡帙浩繁朱子僅成書而未及修改故其大義雖明而其閒容有未備者如帝或書上弑或書殺卒或書薨之類可見不必曲爲之辭

胡粹中元史續編又下於陳桎續編德祐北遷閩廣維立宋之統緒猶未絕也乃遽抑景炎祥興之年於分書非綱目書蜀漢東晉之例矣開卷繆亂如此何以繼紫陽筆削之旨哉

綱目書齊主遊南苑殺其從官六十人據北史從官自
喝死耳尹氏發明日雖非刃兵殺之是亦以喝死殺
之此孟子所謂殺人以政者也劉氏書法亦本其說
徐昭文考證謂當從史書從官喝死且譏尹氏附會
其說以求合所誤之文愚謂徐說固甚直截然綱目
無書喝死之例其文當分註於齊主遊南苑之下以
從謹嚴之體

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按
王續有負苓者傳陳叔達答續書有曰賢兄文中子

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晤而不宣乃興元
經以定真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
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閒修先君之業
又云丈人文中子外諸孫也云云後司空圖皮日休
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績乃文中子之弟而叔
達又親及門者也文中子果不誣矣但史失其傳其
書亦出後人所增益張大牽合傳會痕跡宛然在唐
時已不甚爲人所尊仰故韓柳諸賢俱無稱述或謂
卽宋阮逸僞作亦非李翱答王載言書云理有是者

而辭章不能工王氏中說是也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則中說之傳久矣然陳同父類次文中子云分十篇舉其端二字以冠篇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云阮氏本與龔氏本文各不同如阮本曰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古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由是觀之則逸或不

能無增損於其閒以啓後人之疑也

汲冢周書甚駁雜恐非先秦書意東漢魏晉閒詭士所作反勸禮記史記羣書以文之文義古雅者僅有祭公解等一二篇

唐儒如李習之亦不易得其答侯高書雖未免自許太高然深拒其適時行道之說自謂決不肯廢道而取容持論甚正可謂不失己矣此所以能面斥宰相過失也其幽懷賦鄙時人以嗟老羞卑爲務而無能以神堯郡縣爲意感慨憤切庶幾可與建功業者史稱

其性峭鯁議論無所屈非虛美矣

井觀瑣言卷下

宋 閩南鄭 瑗 著

秦誓言予有亂臣十人論語以爲有婦人焉扶風馬融因以爲文母按文王受西伯之命九年而崩壽九十七武王卽位十有三年而伐商又六年而崩壽九十三文王受命時武王當年六十四五克商時武王年已八十有七文母不應尙在然則雖微劉氏子無臣母之說亦可決知婦人之非文母矣劉以邑姜當之理或然也然舊說以邑姜爲太公望女亦恐未然夫

太公八十歸周在文王爲西伯之後豈得猶有未字
之女可配武王武王是時已幾七十矣又豈得始納
公女爲元妃哉史記顏回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
蚤卒是時孔子蓋年六十一家語記孔子年二十而
生伯魚伯魚卒時年五十計其年當在顏子之後今
魯論顏路請車時孔子已言鯉死則家語誤矣鯉死
既在回之前則孔子亦當六十以降子思之生又不
知前此幾年然則孔子卒時子思亦應不甚幼孔叢
子載子思與孔子答問之語雖未必然要亦難斷其

必無也按史記年表孔子卒在周敬王四十一年魯
繆公立在威烈王十九年上下相去七十一年而子
思之壽止於六十有二宜不及見繆公之立也而孔
叢子載繆公薨時子思居衛孔叢子固不足據然孟
子亦屢言繆公之於子思不應有誤年表之錯明矣
宋高似孫子略國朝宋景濂諸子辨竝云子思壽六
十二魯繆公固時人繆公之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
當是時子思猶未生答問之事安得有之子謂旣信
壽六十二之說卽不當信相去七十年之說以七十

年之說爲可信則子思之生當在孔子夢奠之後矣
殊不知伯魚既先孔子而卒則子思安得後孔子而
生哉此理甚明而不能察殊可笑也凡傳記所紀年
月如此牴牾者不可勝計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宋
史諸國世家其子孫諸臣事業可考者各爲小傳附
本國之下此最可法

喪禮有復說者以爲招魂復魄荆楚之俗乃以是施之
生人宋玉招魂景差大招是也予按韓詩云鄭國之
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

除不祥則非特楚俗然矣

沈約宋書祭祀輿服諸儀物皆具於禮志其序云禮之
所包其用匪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
而何此說最是諸志載及魏晉以來之事蓋以備前
史之未備亦未爲不可列傳頗重複疑非盡出約手
獨符瑞志數卷乃其所創立者皆采諸讖緯雜書荒
唐矯誣之說蓋前史所羞爲者約反自謂可補前史
之闕不亦陋乎

通鑑載魏太武殺崔浩云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立於郊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壇東方所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北人忿恚相與謂浩
暴揚國惡魏主大怒遂族誅浩予謂浩修國史直筆
自是其職但不當刊石衢路耳縱使以是獲罪何至
遽赤其族太武雖暴不應至此綱目書魏殺其司徒
崔浩夷其族甚之也及考宋書柳元景傳云柳光世
爲索虜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其姊夫僞司徒崔浩虜
之相也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
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北大姓坐連謀夷
滅者甚眾然後知浩所以不蒙八議之宥者自有其

故特因史事發耳

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孔疏云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
處蔡九峰謂其說不經不足信按爾雅云鳥鼠共穴
其鳥名鶻其鼠名黠沈約鮮卑傳亦云甘谷嶺北有
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
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今臨洮渭源縣西二十里有
鳥鼠山俗呼青雀山其土人親見鳥與鼠共處一穴
相親如匹偶則孔說不誣地志乃析爲二山云鳥鼠
山乃同穴之枝山可謂謬矣宋南渡後隴西地淪於

金虜南人無得至者故蔡氏信地志而疑孔說耳三禮考註或謂非草廬書考公年譜行狀皆不言嘗著此書楊東里謂其編次時與三禮敘錄不同予按支言集周禮敘錄但云冬官雖缺今姑仍其舊而考工記別爲一卷附之經後今此書篇首亦載敘錄乃更之曰冬官雖缺以尙書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雜於地官司徒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於司空之後庶乎冬官不亡支言敘錄云儀禮傳十篇登所纂次而此書十字下乃加五字此蓋或者

欲附會此書出於公手故揭公敘錄置之篇首又從而附益之爾且公最不信古文尙書周官古文也其肯據之以定周禮乎及觀其所考次亦不能無可疑者如春官大司樂而下皆取而歸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職則取而歸之司空然觀周書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有所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艱圖易民乃甯之語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亦云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以事鬼

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與周書之言實相表裏由是
觀之則司徒豈專掌教而不及養宗伯豈專掌禮而
不及樂乎敘錄所纂儀禮逸經文僅存者止五篇公
冠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也云中霤禘于太
廟王居明堂三篇其經亡矣此書乃以大戴明堂篇
補王居明堂其辭云明堂朱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
生十五葉十六日一葉落終而後始此緯書野史之
說曾謂禮經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補公冠雖公之意
然篇中記雜周成王漢昭帝之冠辭其非古經之文

明矣公平昔深惡經傳之混淆豈若是其雜亂而無
區別予嘗謂諸侯遷廟釁廟奔喪投壺四篇猶略存
經之彷彿以之補經尙不能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
不可補經決矣夫經之殘闕雖孟子亦但能言其略
或者顧務勦拾割裂以補之不亦勞甚矣乎凡古書
簡編錯亂程朱大儒亦不敢擅爲更張但云某當作
某某當在某之下某當在某之前而已惟孝經大學
傳文之錯有經文可依據故朱子考而正之今此書
任意移易輒云當麗於此無疑如內饗掌膳羞辨腥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臊膾香之不可食者乃遽取內則午夜鳴則庖等辭以附之豈先聖闕疑闕文之意乎

宋馬令采江南李氏遺事作南唐書頗摹倣歐陽五代史然所載多詩話小說諧謔之辭殊乏史家筆削謹嚴意思其類例亦多乖舛如潘佑之忠諫而置之誅死傅彭利用之迂腐而列之俳諧傳方諸歐史無能爲役矣

南唐史盧絳仕江南至昭武節度使及金陵陷募驍勇敢死千餘由宣歙長驅入福建循海聚兵以圖興復

不果而敗今句容縣東陽鎮市東有盧大王廟志云卽絳祠馬令南唐書乃云金陵旣平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數遣使諭旨絳乃降遂降授冀州團練使會慎儀姪穎上言求復季父之讎乃命斬絳于固子坡據舊史則絳爲忠於所事而死據馬書則絳爲讎人所訟而死予謂絳聚兵爲唐興復歙旣降宋則殺其守臣乃勢所宜然以宋藝祖追贈韓通錄用衛融張洎事觀之則龔穎雖爲季父訟冤藝祖未必遽肯殺絳句容之人必不爲絳立祠

舊史當得其實

凡經傳之文有錯簡者須有顯證方可移易如大學傳文有經文可證乃可更定周書武成有月日事理可證乃可更定後之儒者率以己意所便輒欲變移經文如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爲二篇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且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况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注說非指其正文也又據孟子以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爲周公之事而欲移魯頌泰山巖巖保有鳧繹兩章於土田附庸之下而以俾爾昌而熾一段接於亦其福女之後殊不知古人引經只是斷章見意不如後世之拘也如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雖魯齋其能強爲移易以遷就其說乎又欲以二雅中不合於正雅者皆歸之王風又欲以豳風七詩分入變雅豫章熊與可本吳材老之說以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等言爲四五紀疇文斂時五福等言爲九五福疇文雖剪裁破碎惑亂

學海類編
後學然猶勉強可通至於移惟辟作福等言爲六極
疇文於義何所取乎凡此皆進退無據而輕改聖經
之舊治經者所當深戒也

東坡峻靈王廟碑載唐代宗時有尼見上帝得八寶云
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昭靈侯廟碑載張路斯鄭
祥遠皆爲龍爭居以戰路斯九子亦化龍皆齊東繆
悠之談真文忠續文章正宗此兩篇亦在所取豈姑
以備廟碑之體歟

新安胡庭芳周易翼傳論五行生成之數謂五行之生

皆不離乎中五之土以成形質天一生水一得五則
成六是地六成之也地二生火二得五則成七是天
七成之也天三生木三得五則成八是地八成之也
地四生金四得五則成九是天九成之也天五生土
五得五則成十是地十成之也一二三四五者生之
之序也六七八九十者皆因五而後得非真藉六七
八九十之數以成之也又云五行相克子必爲母報
讎如土克水水之子木又克土水克火火之子土又
克水火克金金之子水又克火金克木木之子火又

克金木克土土之子金又克木循環相克無已今有人忘父母大讎而不報者可以觀諸此矣其持論甚新然報讎之說亦似太狹

史中凡改姓名者如劉更生劉歆姚元之之類當其未改只當著其舊名元魏初諸臣姓皆奇複孝文太和中始改拓拔氏爲元氏拔拔氏爲長孫氏達奚氏爲奚氏乙旃氏爲叔孫氏此類甚多至西魏恭帝初元宇文泰廢立乃復國姓拓拔氏九十九姓改爲單者皆復其舊中原故家多易賜番姓宋書索虜傳南齊

書魏虜傳孝文未改姓之先皆著其舊姓名乃得事實魏收魏書率書新姓溫公通鑑從之以就簡易失其實矣今幹離不兀朮等其初亦只當書其舊名今金史盡書後所更名宗望宗弼之類亦非是陳子經續編通鑑悉書舊名亦爲有見

宋史記徽宗崩於五國城洪皓方流遞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辭激烈聞者揮涕容齋三筆云先忠宣遣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于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通音同深喪考

學海類編
之戚况故宮爲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溯衣冠
招魂謾歌于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解江南之哀遺
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惟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
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北人讀之亦
墮淚爭相傳誦此疏疑卽史所謂操文以祭者時朱
少章弁亦羈雲中有奉送徽宗大行文略曰臣等猥
以凡庸謬蒙選擇茂林豐草被雨露于當年絕黨殊
鄰犯風霜于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
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後

正使王倫持此文歸獻高宗讀之感涕今見朱子所
述行狀

後力持曳裳余以手磨拭無筭及手熱幾不可忍而
火星應手至明日入朝見兵科王汝霖道此事汝霖
曰吾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
以此知事物異常者必有所自不可遽爲驚駭傳惑
下人也三四吳縣賦性剛烈不與言相衣冠告早
予妾羅氏河間人衣冠冑也至其父門祚少衰以魚鹽
爲業嘗早至長蘆行海濱有虎當道倉皇中復有一
虎絕其後自分必死向之左右拜稽顙哀懇久之虎
相繼躍入蘆荻中因匍匐伏行至田舍田舍人見其

不能語知其驚虎也以湯灌之稍蘇報其家扶舁以
歸病三月乃已西陽雜俎豎子看鬪東坡沙上抵首
之說信有之或言貓得鼠弗能遽死唬嚇作聲俟其
革骨脫憊方能食之人之形神不先脫喪虎雖猛終
不能搏嚙之彼有寘虎圈而卒無害理固可論哉

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餘頸與身等昂舉若鳳余見今
京師人家多存畫本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
亦類焉後足脛節閒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段九成
所記松雪齋所圖六蹄蓋此類也天順中予復見之

御馬監坊沙道上但不受羈韁不知其行日幾何也
造物奇偏固有常異是又不可與柳宗元疑八駿圖
龍鳳騏驎螳螂爲妄者竝論

袁尙寶忠徹世善相人人有以相干之則叱罵甚有與
之往還終其身不得其言相者士大夫至其家爲之
留連飲酌久之俟其喜而自言十中八九人謂其高
貴不肯輕用其術予謂此正其所以專乎術者乎凡
人之貴賤壽夭禍福根于心而動乎體固有隱而難
見者必從容玩狎得其真而後言否則甯不言也不

善自固其術易干而好談一日所接豈止數十內鑑
不精目力隨亂與世之凡士何相遠哉唐舉許負而
下載諸方冊者皆其驗者不驗而弗傳者尤多也忠
徹非能盡相人能用其相人之術者耳

湯允勳公讓信國公族孫也博記而言誕天順七年冬
坐不法除官編籍常州遣發之日諸故舊皆出餞允
勳謂所親陳嘉猷魏瀚曰勞負親友然非久別明年
正月十七日後便當相見也公等幸識之及次年適
符其語允勳果以赦還考其學術未必精鑿如此豈

常遇異人耶予出京後允勣鎮西陲逐虜歿竟不得
詰實前語云

世之奇花異卉莫貴于牡丹得之者愛護培養無所不
至然十植一存酷難生發五穀莫貴于稻然著土輒
生得水便長耘耨之際功用甚粗而秀實盛倍他物
此見天之生物固常厚于養人也

草木中耐寒者極多素馨車前鳳尾治蔕薜荔石菖蒲
冬青木犀山柘黃楊石楠山茶不可勝紀然惟松柏
梅竹獨擅晚節之名豈以其材能通用不專取其耐

寒耶人有偏長之德而無所取材亦不足稱矣但梅
竹自大江以北漸寡而無則亦未爲耐寒上品是猶
所謂一國之善士焉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
凋豈齊魯之間不見梅竹耶抑別有意耶

正統丁卯予年二十二初赴舉中場之日老父于中庭
得桂一枝葩葉新茂不知所從來因寘瓶沃以水祝
曰倘吾子獲薦花其發榮淹宿盛開香氣滿室是年
八月二十四日揭曉先一夕先母孺人夢一老叟自
門入中庭持筆如椽蘸毫天水缸書孫字于挹清樓

外粉牆字崇廣專堵母自捧泥依字畫墁坊之翌日
報書至後學士呂逢原嘗作瑞應記自是兩試春官
皆下第辛未二月入場之夕沐浴焚香禱于都城隍
之神曰甯親老家貧千里棄養以求尺寸之進今兩
舉矣如功名可期神賜顯夢如命分淺薄神幸昭示
甯當領教一方不復有意于進士矣禱畢局促就寢
夜半夢登海鹽縣障海石塘前亘大山一老叟指謂
子曰此崑崙山也凡三指三語方欲詰問忽驚悟遽
起呼家童索燭取禹貢織皮崑崙研省細繹因不復

寐亟趨試院與支中夫遇于道共相勞苦嘆進取未
遂子曰中夫今日看書經題若有崑崙字是予佳候
也中夫固問所以遂以夢語之中夫笑曰人嘗言癡
人信夢靖之良是焉及得題果織皮崑崙是年書經
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給事青席舍相近走予所疾
言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一題不能通洽因爲開陳
意義詳述註疏是年青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
余竟下第甲戌二月初三日子方抵京勿促僑寓不
暇檢閱舊業自分此行又成畫餅初五日夜夢前狀

元柯孟時過舍以梅花見遺方受花柯曰足下今年
狀元耶予方謙讓問答閒忽雷電交作予素畏雷正
驚怖頃有霹靂聲擊同座一人仆遂寤是年予幸登
榜名在第七錄文一篇聞主司閱卷時黃學士諫欲
以予爲第一與錢學士溥張郎中穆互持高下取決
于主考學士商公輅公以予策論頗優而經書義不
及彼卷遂以彭華爲首尹直爲經魁黃素負氣因與
二公有隙奮筆批予卷有 大廷之對必出人頭地
之語開院後具以此言諸人次日以紅絨織毯一端

見惠曰唱名之後當以是爲朝服努力向上幸毋相
忘及 廷試之日屬橐未半禮部侍郎姚公過予所
熟視墨草曰汝卽張甯耶筆力甚高所欠實語蓋予
方以勤勸 上爲中興之務因姚語遂以勤德爲體
要有頃姚與尙書胡公滌偕來相顧有喜色自是內
外執事諸公皆接踵繼至無少閒觀者咸屬日期待
晷刻盡未予方脫橐適胡姚二公至胡附耳曰此卷
應當讀善自珍重予以紙短告遽命儀制司檢納卷
得李曰良衍紙續楮尾予以天晚爲懼胡曰第自畱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言述
心吾爲汝進本依曾槃故事給燭親爲添硯水命監
試官研墨以助天且暝同年皆出尙未畢乘昏潦草
不復計端模忽傳宣閉門諸執事官校皆散出胡亦
不能獨止亟命儀部郎中俞欽收卷送予宿禮部戒
勿遽歸明日攜予入朝候直房下胡姚二公詣內閣
諸容足卷者三大學士王公文鵬言曰張甯南方人
耶若今日膽卷如謂臨軒何胡遂不復言館閣臺省
因共相惜命卷傳閱少保于公謙謂如天馬行空胡
公謂某忝知貢舉久矣乃誤此一人奈何大學士陳

公循因眾論未平取卷視之曰此厚皮饅頭也眾知
事不濟乃陰寘卷于循所閱卷中得預第二甲胡姚
之力居多放榜之晨中外士不知者猶相傳謂予爲
第一及唱名乃孫賢也自是喧傳累日聲入禁中尋
有旨取進士張甯寫不了卷及牛倫試策御覽
畢復送內閣收貯聞喜宴罷吏部尙書王公勦戶
部侍郎李公賢皆從容見問慰藉再三延譽甚至是
年禮部奏選庶吉士入翰林首及予名自念親老冀
沾一命之封若俟儲養事必後期具以情懇辭胡曰

吾閱士多矣以足下之材入翰林十年必獲進用姚
日足下若不作吉士急于仕進天下皆薄汝遂引詣
內閣呼選既及因對曰甯質魯年長鞭策不前不願
畱也時陳王二公因對策事乃聽出對策之暮倉皇
出禁中忘持 賜策後得之于周公修撰洪謨而所
對文字了無遺橐後一年呂公逢原黃公廷臣自內
閣錄出欲令裝一卷諸公咸爲跋識其詳予辭之乃
不果嘗自觀省文雖不畱陳腐若比之古義求爲之
御且不可何足爲天下先時新草野不識忌諱縱使

成篇亦不堪上讀况先母夢兆于七年之前已有孫
字之應予爲孫賢榜下士蓋數定也又遺梅雷震之
事先後同符不足多訝但厚負主司及諸先達汲引
之盛心爲可愧耳其閒捧泥墁字至今未白惟織皮
之夢既驗而虛若爲賢設者及予中會試名第事實
與賢同造物之于人豈固有巧哉科目止于發身無
足爲異老病還家偶憶舊事用記其始末以見予之
感遇云

王汝霖民望聰厚清重文行皆佳人以其閥閱子弟多

學海類編
言述
概視之不知其爲良器也然好作吳語以資笑談一日與兵科劉昭刑科陳嘉猷遇民望謂劉曰西門豹將何之陳應曰東門瓜欲何往蓋呼陝人爲豹子蘇州人爲冬瓜陳實爲劉復酬也民望正色曰不必邪談吾適在科中看漢書考異欲與二公論之文帝初耕藉出時借牛于田家旣終畝二耕叟互錯認牛喧鬨不已帝召問之曰父老何自錯牛物色奈何一叟前此小而馴者某之牛彼大而劣者臣家牛也始皆傾聽以爲正論及落論莫不絕倒可謂不爲虐矣

予使朝鮮抵遼出連山隘口二日按營荒野官校指言北山中有居人數家一老者自宣德末年時已年八十餘今猶強健因與副使武士英單騎徐行約里許抵委徑寥絕處所居累塹架梁覆以樹皮男女皆髻髻草服老者見客殊不省異問其年幾何曰不知問其曾至遼城否曰昨日曾去殊不解人事者蓋自來生長草野世無服役不過墾植收斂或食松榛實蔬參菊苗飲泉水自相煦沫不知有營度憂慮事平生不經營五味豐腴之物清淡安全所以致壽漢胡廣

傳載穰縣菊水其地飲之者上壽百二十歲七八十者猶以爲天觀此老人信有之也人能不以外物勞心而又淡薄于世味久而不渝自足致壽彼偃仰呼吸以求鍊形服氣者適徒自苦耳

魏人伐蜀戒嚴費禕方與來敏對弈意無厭倦卻與謝安之事相類然安遂破敵禕竟爲郭循所害大率禕性寬簡過度安外寬內密觀安告王坦之之言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此便可見故二子之成敗亦異

聖賢知人之明與愛人之仁互相發堯之于鯀既知其不可猶望其能治水而已諸葛孔明之于馬謖先主嘗言其不可大用亮雖知之猶冀其能受吾之節制可以致功其後皆敗績故聖賢傷其明不忍拂乎仁後世若裴行儉之徒乃欲以一見之閒鑑別不遺此必有曲巧也不然史過言耳

韓魏公盜入齋寢事人皆羨公有量子謂當先稱其有識也量雖大使盜不捨而殺之已則已矣如國何此殆與春秋戰國之士等耳于量也何益蓋公明識之

學海類編
深灼見盜者之必不加刃于公故使之既寤而與之言因而示之以閒雅定靜也故世之有量者無不自識中來此格致之功所以先于誠正也
嘗疑昌黎先生三上宰相書及自薦諸書事頗傷于難進然觀其論用世屢以孔墨同語宜乎以博愛爲仁也則豈以上賢兼愛爲急務哉

人才之生如貨物之產用而求焉則聚而見不用不求則散而藏其賤且輕者遇貪賈猶可以屈取其貴且重者苟不得善價廉賈甯沒身不售甘遺資美于後

世焉不反其故而謂天下無才是猶謂天下絕貨物也

岳州巴陵易公名海初仕爲潯州通判到任時知府常州李宗美死已一月斂于公廨公視篆聞其妾病甚所隨惟一僕常使詢視遺以藥餌薪米之資久之妾病少差泣告所使詢視者曰妾非李素娶因此地云多瘴毒其妻子僕從皆不行就道時始納我及傭此漢與偕來不意李卽死傭見妾病意將不良通府公節有所遺傭皆擅絕爲己有妾無纖悉沾惠幸爲

學海類編
二
言述
我達公全余薄命公聞之驚惻不已戒使勿言具告
鎮守參將馬義擇行伍中謹厚老婦往侍候日夕不
許暫離詢視益切至妾病良愈公絕不與見爲之經
營買舟歸其喪收薄其俸給及賻贈得白金三百兩
使一吏護喪責付其家先爲移文至常郡會入其數
仍遣老婦守侍李妾抵其室戒吏與婦必得李家書
及公文乃返其所以周給老婦家飭約吏人者無不
備盡傭竟不得一肆其志而李之棺槨得入于土妾
亦無幾微少損時成化十二年也予嘗聞其事于江

湖士大夫中及公移任嘉興數相過從備詢其實如
此嗟哉易公厚矣若宗羨之處事君子可以爲鑑
鄰有患盜者嘗固守其前門而不虞其後戶盜覘其不
虞也常入自後戶而詭迹于前門以售疑于主人其
守益固而盜益數或告之以故于是重關累杙加之
扃鎖而時其啓閉盜亦時其慎懈也而月猶一至焉
主人不勝其勞也遂塞戶塗壁絕其所由而尤偵伺
惟謹盜乃絕君子曰天之生人凡耳目口鼻諸有竅
者畢前而一不背繫豈嚴密之則固當在後耶予謂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斯役未足爲居室之恆法然于防盜也爲可一用焉
內肅憲副因公務至海鹽分司旬日以書見問答之
云云

火浣布予初于蘇州張廷義家及仁和縣純一僧院見
者皆大如折二錢近于朱孟瑜縣丞家見者狹長如
衣帶漬油則可代燭覆火則可熱香油盡火熄則完
全如故梁冀幌巾魏武時所貢元別怯赤山石絨所
織信皆不妄因記向在京時嘗于指揮胡寵寓所見
其父宗伯公所得宣廟賜物如錢大者二其形色絕

似雲母石類世之硝子而質甚薄以金相輪廓而衍
之爲柄組制其末合則爲一歧則爲二如市肆中等
子匣老人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明大加
倍近者又于孫景章參政所再見一具試之復然景
章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賈胡滿刺似聞其名爲優
逮二物皆世所罕見若論利用於人則火浣雖全正
亦當退處于優逮也

予見某侯家傳美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
坐又見觀音寺衡衡寺僧所收謝廷循一石方廣三

學海類編
四寸中劈爲三內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予先考葬
于祖考時啓祖妣殯合瘞發砌石一紫色者剖爲二片
其中樹不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若凝眸遠望了如
筆墨描畫先考謹藏欲解爲畫屏後因被災而燬又
家藏石蟹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如蟹病目
者稍塗兩眦頗能定痛大氣流行融結變化真不可
強論者

琅琊漫鈔

明 衡郡文 林 撰

太高祖皇帝生于盱眙縣靈跡鄉土地父老相傳云生
時夜晦惟廟有火光明日廟移置東路至今所生地
方圓丈許不生草

和州城隍廟額曰 勅封承天鑑國司民靈護王問之
鄉老云 太祖渡江神頗著異故特賜封號今加封
誥猶存錦標玉軸其文云帝主受天明命行政教于
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知之妙而

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鑑而簡在 帝心者睠此名城雄列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此必有超出于高城深池之外者宜封曰承天鑑國司民靈護王靈則威加于顯著護則福及于保綏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于我民鑑于我國享茲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日又頒降神像聖

旨可封云云王冕服九旒九章青衣緋裳緋膝緋白大帶緋襪履太祖初渡江至采石駐薛嫗家飢甚坐穀籠架上問嫗此何物對曰籠牀烹線雞爲食問何肉曰斂雞飯以大麥曰仁飯 太祖默喜蓋龍牀登基仁飯皆吉語也天下既定召嫗賞之至今有薛家窪云

堯典曰象恭滔天蔡註滔天未詳按史記作似恭慢天近是蓋史遷去伏生輩未遠必有所受也諸葛孔明曰滔慢則不能研精蓋滔與慢相通古有是言也

毫縣成湯禱雨臺已淪入于河湯有天下而禱雨桑林不應臺猶在毫殆後人

偽為耳

成化丁未六月渡淮時河清一月餘不以爲異及經毫反太和渡黃河皆然 今上之龍飛不偶然也

北京功德寺後宮像設工而麗僧云正統時張太后嘗幸此三宿乃返 英廟尚幼從之遊宮殿別寢皆具太監王振以爲后妃遊幸佛寺非盛典也乃密造此佛既成請 英廟進言於 太后曰母后大德子無以報已命裝佛一堂請至功德寺後宮以酬厚恩太

后大喜許之復命中書舍人寫金字藏經置東西房自是太后以佛及經在不可就寢遂不復出幸當時名臣尚多而使宦者爲此可嘆也

宏治戊申二月廿六日浙東處州景甯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羣首尾相銜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是年陝西天門開人馬百萬自下而入成化丙午嘉興巫者召仙降筆問時事以十二辰爲詩次年 憲宗厭代詩云勸君莫讀相鼠詩勸君莫歌飯牛辭騎虎之勢不能下狡兔三窟將焉之神龍未遇困淺水虺蛇

學海類編
三
言述
鯁鯁爭雄雌千金駿馬買死骨神羊觸邪安所施沐
猴也作供奉官聞鷄亦是五百兒吠堯桀犬下陞走
牧豬奴獻令人嗤

晦翁先生稱陳子昂詩如自然之奇寶但恨其不精于
理而自托于仙佛然自三百篇後一變而爲離騷騷
有遠遊諸篇卽多仙怪矣再變而爲漢賦則入于誣
妄至于魏晉之四言五言則皆神仙懽樂之事矣子
昂效漢魏而作者又何怪其托于仙佛也

三皇本紀系少司馬撰其稱天皇地皇人皇各一萬八
千歲蓋本皇極經世書云一萬八千歲而天開于子
又一萬八千歲而地闢于丑又一萬八千歲而人生
于寅此卽三皇之歲數而本紀乃附會爲之耳經世
蓋自古相傳之數也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所礮碑陰鋸
紋朗朗而欹聞宣德閒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鋸其半
爲神道碑鋸且盡高之裔孫某曰相公取之薄矣黃
問故曰恐後人復欲鋸耳黃默然

淞江錢尙書治第時多役鄉人而磚甃亦取給于彼一

日有老傭後至錢責其慢對曰某擔自黃瀚墳墳遠故遲耳錢益怒老傭徐曰黃家墳故某所築其磚亦取自舊冢中無足怪者此事與高絕相類可以爲戒也

天順閒桂廷珪者嘗館于錦衣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的對

宏治元年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御史張昞給事中周紘既往點亡伍者十之

三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蔣琮恐甚因摠拾掩飾朝廷命二人回話乃直述所以其事之醜益暴白矣事下兵部覆奏解之有命補外太宰王公恕上章救之不允科道復力諍之乃得調京首領左傳曹人請于晉晉侯曰吾歸而君則歸曹伯者晉也胡傳曰其言自京師王命也則歸晉君而以累乎天王理固然乎春秋聖人之筆也其詞嚴其義博晉伯之初執也書曹伯歸于京師善之也斯時也天王因其執聲其罪而討之晉雖不臣其誰不服以是而號

學海類編 卷之五 言述
令天下其爲東周乎緩至一年有奇不決而後晉得
以歸之則是天王與晉以操縱之權也其曰歸于京
師又曰歸自京師若晉之京師矣王之所以不王臣
之所以不臣一言盡之嗚呼微矣
世傳毛寶放龜寶被溺龜爲之渡按寶傳寶爲符堅裨
將所逐溺河死寶先會畜白龜後放之河寶溺時養
龜人亦墮水若履石上既渡視之乃向所養龜也長
已五六尺謂寶誤矣

桓彝忠于晉室子溫及孫元謀纂史分爲兩傳固當而

桓振諸人皆叛賊不應亦列桓彝傳中

憲廟時太監阿丑善談諧每于上前作院本頗有方
朔譎諫之風時汪直用事勢傾中外丑作醉人酗酒
狀一人佯曰某官至酗罵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
曰汪太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
不懼而懼汪直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
也自是直寵漸衰直既去黨人王鉞陳鉞尙在丑作
直特雙斧趨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
鉞耳問鉞何名曰王鉞陳鉞也後二人以次坐謫保

國公朱永掌十二營役兵治私第丑作儒生誦詩因
高吟曰六千兵散楚歌聲一人曰八千兵散爭之不
已徐曰爾不知耶二千在保國公家蓋房于是丑憲
廟密遣太監尙明察之保國卽撤工賂尙明得止成
化末年刑政頗弛丑于上前作六部差遣狀命精
擇之既得一人問其姓名曰公論主者曰公論如今
無用次一人問其姓名曰公道主者曰公道亦難行
最後一人曰胡塗主者首肯曰胡塗如今盡去得憲
宗微哂而已

閣老保定劉公屢爲臺諫所論而上寵眷不衰人因
稱爲劉縣花謂愈彈愈起也

成化辛丑宿州奏一婦人自脅下生一男宏治改元戊
申余按宿召視之八歲矣名佛記兒是黃醫官之甥
先是母娘時脅腫如癰比就褥母亦昏暈不知比甦
視脅已平斑疳甫合乃知脅下生也子狀貌頗磊落
鼻上一痣黑而大余意此決非聖賢他日或作一高
僧耳蓋誕之異也

子賤墓在壽州南孫叔敖有祠亦在壽州安豐塘上

虹縣壁靈抵河南約千餘里直河無水云是隋煬帝行
舟處

靈璧縣北齊眉峰道傍有石嶙峋立臥偃側二十餘里
其色黑潤可愛土人稱爲活石問之曰近有人掘歸
卽死至今莫敢犯者蓋亦偶有他傷耳非石也

春秋書鸚鵡來濟下書昭公出奔宋史宜書杜鵑鳴于
天津橋下卽書以王安石爲羣牧判官世傳臣見君
呼萬歲自漢武登嵩山聞山呼萬歲者三遂爲臣祝
君故事按優旃傳曰秦始皇置酒有頃殿上呼萬歲

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矣但無山呼字耳

永嘉閨婦以青梅雕剗脫核鏤以花鳥纖細可愛以手
擘之玲瓏如小盒盦之復爲梅謂之梅籃李太白詩

云珍盤薦雕梅豈卽梅籃歟

南京朝陽門外天晴微雲忽雷擊死數人爲灰燼迺守
蘆席老卒問之人云是輩惟務戕忍取良人財物者
宏治元年淮水清舟人曰昔黃河自戈河入今戈水塞
矣故清三年春至清河其流渾與昔淮水同而淮水
反清此亦天地河源之一變也不知有何災祥漫識

懷遠縣人云黃河合淮時沿河受害者多今雖無水害則槩縣荒落居民蕭然矣殆氣候使然山西鐵冶鑄火盆面洗之類出爐乘紅刷以膽礬水作生銅貨之受欺者多矣

成化閒太監王高執守自重嘗休沐居慶壽寺時有兵部尙書者不欲言其名往謁之與侍郎某先後出部各給以他往已而偕集門下進退惶恐而都御史王越戶部尙書陳鉞亦在高久不出使主僧將命曰請

諸公拜佛眾相顧不敢違鉞笑而倡之甫拜而高出曰諸公今日富貴皆前世所積非佛力而何蓋諧其非有德學所致也旣而揖諸公坐高曰昔王振用事六卿多道私謁人以爲擅權今諸公見訪安知外人

不議高邪且諸公訪高不知以高爲何如人兵部曰公眞聖人高驚訝作色曰大而化之之謂聖孔子尙曰則吾豈敢高何人而敢謂聖人辯之亶亶將百言眾憚不能出氣高旣卒諸公相次以事敗

聞見錄載呂文靖致仕居鄭范文正出爲陝西河東宣

學海類編
卷之六
論述
問撫過鄭呂問曰參政出使何也文正曰某在朝無補
圖欲報于外耳呂笑曰公誤矣既跬步去朝廷豈能
了事文正憮然有悔意夫文正之出所謂直道事君
者也其出處必自有見豈必因呂文靖之言始悔耶
文靖任術數以是問公公不敢直斥故云然若出而
有悔烏足爲文正哉

論衡辨史傳訛謬若禹母含薏苡而生禹以含燕而生
伊尹由空桑生稷以巨人跡而生又若堯使羿射日
魯襄磨戈反日孔子預知秦王上我堂秦實不曾至

魯凡此類歷歷正真可以鍼盲聾破邪妄至以毒爲
太陽熱氣又謂太陽火氣常爲毒則謬甚矣蓋熱自
能燬物太陽甯有毒邪又甚至譏訕孔孟欲廢祭
禮則又天地閒之罪人也

世以史記趙氏孤兒作雜劇是以雜劇爲史記也史遷
好摭拾不經之言爲傳不怪其然也又或辨其有無
者噫不足辨也經曰趙盾弑其君則盾固未嘗殺于
靈公也盾之善終又何嘗死于屠岸賈也史氏之言
不足信者多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八
琅琊漫鈔
一
已也

蔡先生作洪範方圖自是正理其圓圖與洛書全不同且洛書以一數居下屬水後天爲坎配各至圓圖配自九九尙未大謬八數居北後天屬艮配立春而圓圖以二配之二死數也陰之陰也以配立春斷乎難矣三居左正東屬震配春分與圓圖偶合四居東南屬巽配立夏圓圖止合其半五居中後天無定屬所以無定位運四時根五行今圓圖以屬夏至之半六居西北屬金後天曰乾於時爲立冬圓圖以立秋夏至各當其半七居正西後天屬兌當配秋分圓圖止

合其半七七以下始分屬之九數居正南屬火後天爲離配夏至圓圖以配冬至殆與洛書本圖相反矣一者數之始乃氣之始而以屬冬至二者陰之純於後天屬坤洛書位于西南於時爲立秋故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以後天圖配洛書則四時無不順七十二候無分毫加損亦天地生成之妙也術家有遁甲想亦是古書其配合最不差而避五不用豈蔡先生以其術家而忽之邪

其漸寒而忽之

亦其古書其語合雖不美而極其不用豈蔡氏所以

辨無衣事以辨本天賦之氣也

時為夫更以於天圖論者書四初無不則十二

於天圖也奇書也于西南外知言也

一書燦之故以庚公故也

合其十

合其十

蔡先生所作洪範方圓圖非不精詳校勘但一時失于

虛五遂至舛謬如此後生非敢致喙先哲考之于古

覺得未穩姑錄以俟再講

九九數八十一也虛五九位七十二也虛五則一數為

一候四時分而七十二候周矣新圖以多數配少數

故不合又順數以定四時于本圖又相背馳耳若然

則八卦九章何以相表裏

禹會邨在塗山西南二十里許土地平衍相傳為禹會

諸侯處

汪氏老母於阜寺側酒媪也 高皇側微時受其恩多
皇陵署劉氏恩人墳主之妻也趙氏乾娘 高皇義
父之妻也故以其子孫並世襲指揮

吳官童譯使也正統十三年使虜拘爲奴至十四年
英廟蒙塵官童聞之泣方爲人牧放適也先至叩馬
以故諭之久之也先下馬曰爾識若君邪官童曰我
君豈有不識者于是令從者引見 上上曰吳某至
吾無憂矣相對泣官童因告也先吾中國爲君者甚
眾失一君復立一君執之何爲時英廟與也先曰爾

某年來朝受某賜某年又受某賜爾亦臣也豈可爲
賓主禮也先設五拜稽顙復進膳 英廟飲而賜其
餘也先飲之如是者三也先以車載其妹爲 英廟
配問于官童童曰焉有萬乘君而爲胡婿邪後史何
以載卻之則拂其情乃給之曰爾妹朕固納之但不
當爲野合待朕還中國以禮聘之也先乃止又選胡
女數人薦寢復卻曰畱俟他日爲爾妹從嫁當併以
爲嬪御也先益加敬 英廟復辟二年有哈哈者來
朝 英廟在虜時舊隸也 英廟令官童問曰也先

學海類編 卷之三十一 言邊
何失信邪曩時許以妹併從人嫁我今重皆安在對
曰某年來被石彪殺其從而納其妹矣英廟吐曰
豈有茲事復戒曰此言止三人知敢泄者磔之彪之
反狀既明而英廟疑之亦有在矣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
吳官童歸自也先繫錦衣衛獄景泰元年胡人攻城急
石亨乃謀于上曰得吳官童可以計退詔出之見
上釋其械問曰爾能退此胡否功成賞以侯對曰能
賜易新衣押至石營石曰吳先生至吾無憂矣官童
乃逐一驢戴破帽手持鬻直撞入達圍胡得之以送

于主者官童乃番語云吾某村人吾母甫病入城買
肉啖之執我何爲復曰我非與爾等有鄉情吾固不
言言之吾君必見殺我聞中國已有檄召四方兵至
矣某日潛至爾地勦老營爾尙守此何爲某日又當
出戰吾非有鄉情不言言之祇自害耳虜聞言始有
退志然後亨以火器擊之圍遂解蓋亦所謂先聲者
也石殆得之矣由是官童以口舌至都督僉事英
廟復辟進大都督坐南京兩府

嘗讀韓子三上宰相及代張籍書固愛其文而心竊鄙

其事及蘇老泉上田樞密書固不能無求也二人之
文足以傳世故人皆及見之下此不知乞憐之辭幾
千百億萬也漢時此類文字絕少逮宋盛時此風未
息故程明道對韓持國云惟不求而得則求者不至
豈上之人有以來之邪 國初至今士稍有立者皆
以此爲恥謂能韓能蘇之文章者肯爲之乎

戰船用粉塗地然後加彩 高皇聖制也南京功臣廟
畫壁與陳漢大戰 高皇乘白船友諒江船旣平漢
命以紅船入遞運裝囚白者加彩載使臣亦守廟相

傳之言或有此事但近時所乘皆無所謂白者矣惟
北方尙有此制

予在家時聞王僉憲華死於溫察院對院有樟榕樹蓋
三四百年物王先夢人謂曰我張容也幸與公同往
心竊疑之次早見樹有火益怪令斲一鐵牌列其銜
填以硃砂以鐵鎖并樹縛之明日病遂昏亂半月死
死時樟榕卽倒予聞之異甚及至溫所謂樟榕固無
恙而偃倒乃傍樹也然則傳言可盡信邪

謝靈運送孔令詩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

腓皎皎寒潭潔上一二句見孔令避地之意三句喻時
四句美孔賦而比也在宥天下理吹萬羣芳悅詩意
微婉喻宋公尤妙

宋義事楚懷而逆料項梁之亡敗若辨黑白可謂知而
明矣所以自處則未也夫人情有真偽王霸是也上
者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伯者則不之顧矣王伯
真偽在爲人臧否耳而項梁爲人臧乎否乎使宋義
一時知其真爲復楚而羽復何如其人也羽固勝梁
能兀兀久處人下乎能真知父子君臣倫理者乎能

至死不變乎人人知其不能也其所以立楚懷又因
人之言而假以服眾耳使懷王可事則勸其去而別
圖或不可事亦必勸以自圖毋陷虎口不聽則遜去
以避禍是亦不待智者可以能之而乃併其身與懷
王就戮智者固如是哉或曰宋義與項氏合而不以
言爭於懷王則失事君之忠矣勸項氏立懷王者義
也今言而不聽當明告懷王曰昔項氏所以立王者
聽臣之言耳今不聽王必不能久矣而後去之豈不

于兩全之於人皆曰翁也書之然當知是天下酸南

于少保之死人皆曰徐武功害之然當時易太子錮南城非少保而何及景皇帝病亟實欲迎襄府但事未決而中宮猶豫聞事泄乃爲內監曹吉祥傳播因起張石之謀迎立憲宗乃出眾議實非少保意也憲宗但知有請章遂復其官與官其子然當時廢太子而今立之豈其本心哉然其功復社稷足以寬其誅但當時張石輩皆武臣不能顯暴其昔日無君之惡而猝然殺之武功又不能辨正故今之議紛紛然大槩廢太子一事凡署者皆當誅豈獨少保

哉但少保最得君從違惟頤指故其罪爲獨深當時惟范廣之死爲無辜人至今惜之

史記舜世紀曰生生之具曰什器軍法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共器具什物故云又作役者十人爲火則火伴家火皆當從火作夥者非

宋人習氣對大非雜者非
 人為其器具其時云又非對者十八為大限火
 史籍發世強曰是世之見用者皆曰五人為世十
 對於世之見用者皆曰五人為世十
 始則之對者皆曰五人為世十

先公官太僕時政事之餘楮筆在前即信手草一二
 紙或當時見聞或攷訂經史閒命璧錄置冊中而一
 時逸亡多矣且皆漫言未嘗修改璧每以請則嘆曰
 此豈著書時也他日閉門十年當畢吾志嗚呼豈謂
 竟不竣耶自公少時即有志著述有日程故錄甚富
 在滁失之此編蓋百分之一耳姑存之以著公志在
 溫一二事散錄詩文藁中不忍棄去併鈔入之總四
 十八則宏治庚申十月仲子璧拜手謹書

十八日限於前與申十日中于聖執手臨誓

盤一二車婚殺精文藥中不忍棄去刊於人之顯國

古師夫之批識蓋百六之一耳故有之以著公志由

貧不勉取自公少知服命志善惡日日對於殺其富

此豈善善神出於日開門十平治舉吾志謝和豈臨

神發古之且皆善善不書於此以請服與曰

朕亦曾知此也

夫及公之大也



程